

世相丛书

快哉集

冯英子·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快哉集 / 冯英子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1

(世相丛书)

ISBN 7-5434-5263-4

I. 快... II. 冯...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4093 号

快哉集

冯英子 著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制 版 /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

印 刷 /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7.125 印张

出版日期 /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434-5263-4/J·4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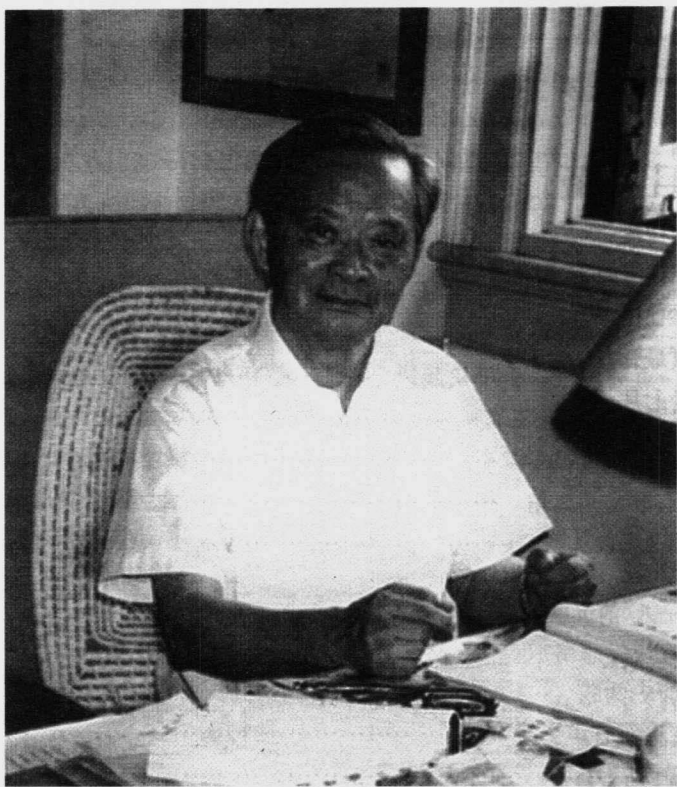
定 价 / 67 元(本册定价 16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冯英子，当代著名的记者和杂文家。1915年2月生于昆山。

“文革”后，冯氏为上海市历届政协常委、全国记协特邀理事，曾率中国新闻代表团出访德国，率上海青少年京剧团出访日本。其著作已超过两千万字，出有《冯英子杂文》等十几种。

冯氏现为上海政协之友社理事，民盟中央学委会委员，民盟上海市委顾问，上海市杂文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新闻学会顾问，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当代中国的上海》副主编，大地文化社社长。

目 录

写在前面 ————— 1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3

“周末”起源..... 7

祝你健康长寿 10

八十九元二角 12

“青记”人家 14

我说思想解放 17

历史两题 20

《鸦雀有声》赞 28

毫发之争 30

回忆也要认真 32

反封建的课题 34

读书最好 36

陵墓及其他 38

历史的回忆与回忆的历史 40

好一个杨荫榆	43
在杨震庙前	45
再谈克林顿绯闻	47
论反动	49
从萨达姆的采购单看制裁	52
顾宪成的预见	54
清静无竞	56
越远越贪 越贪越狠	58
讲正气重人格	60
何来“官僚主义”	62
正气颂	63
感情账和经济账	66
念兹在兹 要改也难	68

传统文化和新兴职业	70
随想吴文化	72
月妹的信	74
兵马向着徐州	76
对策的分量	78
“马前卒”的独白	80
辫子	90
“我奶奶是慰安妇就好了!”	92
与虎谋皮	94
“戚书记”给我们上课了	97
历史啊，你在哪里	100
国有企业的霸气	102
人才·识才·用才	105

向斯塔尔学什么	108
还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110
结党营私和按人派烟	112
遥望洛阳	114
脱裤子和抽鞭子	116
南昌的旋风	118
民主投票好得很	120
不能让腐败接力	122
“随便提名”的纠纷	124
吃死人不吐骨头	126
瞒和骗	128
谁是黑客	130
蚍蜉撼树谈何易	133

为宝山出书喝彩	136
夜郎自大和夜郎最大	138

买烟种烟传奇	140
但愿此讯不确	142
“好管听话”的结果	144
讲一个汉奸	146
记者节和太史简	148

阴差阳错	150
不怪殖民者怪谁	152
吴山品茶	154
清醒脑子	157
老路	159

是傀儡还是元首	161
---------------	-----

谁定的日本教科书调子	164
右翼化的根子	166
纪念“九·一八”七十周年二战两题.....	169
日本军国主义因何如此猖狂	172
美国人的细菌战争	181
话说十一月八日	184
从裕仁非傀儡说起	186
《上海司法界反右悲剧》序.....	190
我的读书生活	199
文章千古事	203
哭我的母亲	206
辱骂不是战斗!	211
吴敢现象	214

写在前面

牧惠先生从北京写信来，他说一家出版社要为我们几个人出一套杂文丛书。置信沉思，不亦快哉，因此着手编出这个《快哉集》来。

我离休以后，出过一本《离离集》。离是一个不吉利的名字，一般人听到这个“离”字，都加以否定，不过把两个“离”字放在一起，否定之否定，不是成为肯定了么？“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二十个字讲得多么生气勃勃。我本来是想在《离离集》之后，出一个“离离乙集”或“离离续集”的，我今年87岁，转眼就是88岁了，倘若老天爷让我多活几年，也倘若依然可以舞文弄墨的话，那么“离离乙集”之后，不是还可以“丙”集、“丁”集下去吗？

不过，毕竟是年龄不饶人的，这几年来，我的杂文越写越少了，我想编的“离离乙集”中，有不少是散文、悼文，我先前想同编者商量，把这些劳什子一道弄进去，后来一想不好，既然是杂文集，还是以杂文为主吧，不要去破坏这个规格。至于为什么把这个集子定名为《快哉》，倒不妨说说原因。

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同我商量过办一个刊物名“快

哉”，我也为刊物写了文章，大讲“快哉”之义。大约像我这样做新闻记者的人，当夜写好的文章，第二天就弹眼落睛地登在报上，就有一种“不亦快哉”之感，所以我对于《快哉》是大为支持的。后来《快哉》胎死腹中，那个朋友也出了国，今天一个触机，把这两字借来，不仅是快哉，而且是妙哉了。

快是锋利之谓也，杜甫诗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快是开心之谓也，陈师道诗云：“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快是豪爽之谓也，“快哉此风”，快人快语，心直口快，不都是“快”字的注解么？我把这个集子定名为《快哉》，因为我自己认为，我这个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惟一可以安慰的是：心直口快，快人快语而已。

当然，王婆卖瓜，自吹自夸是不行的，究竟是“书当快意读易尽”，还是钝刀子割肉，要读者同志自己去认定了。

2001年12月11日于上海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一个刊物取名为《快哉》，很有一点别致，也有一点意思，因为“快哉”者，称心如意之谓也。宋玉的《风赋》中，就说楚襄王对于飒然而至的风，大称“快哉此风”。他讲的当然也许是一种比喻，不过当天气沉闷，万木无声，忽然一阵风来，你披襟当之，暑意全消，也确有“快哉”之感的。

“快哉”之感，人各不同，有的因为读了一本好书，有的因为看了一幅好画，有的因为碰到一件好事，更有的是处身于美好环境之中，赏心乐事，无与伦比。苏东坡的阿弟苏辙，写过一篇《黄州快哉亭记》，他说：

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合，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风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

可见，他的快哉着眼点在河山壮丽上，所谓“山阴道

上，美不胜收”是也。贺方回写的《六州歌头》，他的上片说：“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生死同，一诺千金重。”豪情胜概，慷慨激烈，这又是一种快哉。肝胆相照，一诺千金，这是古人理想的化身。

清朝有个金圣叹，因哭庙一案，被处死刑，那时当然还没有枪毙，只好“斩立决”的，刽子手一刀下去，血从颈腔中喷出，还可以做人血馒头。据说金圣叹临死之时说：“杀头，痛事也，而圣叹于无意中得之，不亦快哉。”一个人玩世不恭到这般地步，着实可惊，对着这样的知识分子，清皇朝能拿出多少办法呢。不过我是很欣赏这句话的：“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古往今来，死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考验，有的人尽管说了一大堆豪言壮语，一到生死抉择的当口，两只脚就软下来了，像金圣叹这样的人，在死的面前依然不变故态，清朝的统治尽管野蛮和残酷，对于知识分子还是束手无策，这倒不能不是一个严肃的思考题。

其实对于“快哉”两字有兴趣的，恐怕还是那位苏东坡先生。上面讲到的黄州快哉亭，据说是张梦得贬官在黄州时所筑，而“快哉”题名，却是苏东坡的杰作。他老先生题的快哉亭，在徐州也有一个，据说那原是唐薛能建筑的阳春亭，宋李邦直把它改建了一下，这时苏轼在当地做郡守，于是又改此亭为“快哉”。他还为快哉亭写过一首《水调歌头》，最后两句叫“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十个字，我看倒正是对于这本名叫《快哉》刊物的题解了。

现在刊物出了不少，说它多如过江之鲫，也不为过。当然，其中好的是多数，但是挺直了腰，说几句真话的恐怕不多，百花齐放嘛。当然有天香国色的牡丹，迎日向阳的红杏，但也有开在秋江上的芙蓉，田埂边的闲花，墙头上的野草，虽然迎风摇曳，媚态可人，但一片伶仃眈眈之

中，能使人击节称赏，连呼“快哉”的，毕竟少之又少。因此，我欢迎《快哉》的出世，也对它寄予厚望。

厚望之一是希望它多说真话。这许多年来，说真话不易，说真话的要吃苦头，特别是在那十年动乱之时，一说真话便是“翻案”，“造反派”已经给你定了的“案”，要“翻”，岂不是对抗革命么？因此敢说真话的越来越少，说假话的也越爬越高。久而久之，说的听的，大家明知其是假的，但都心照不宣，说的并不脸红，听的不当它是真的，假来假去，真的相形失色。林彪说过，不说假话不能办大事。林彪自然罪该万死，但倘不因人废言，那句话倒是道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一种时代的风气的形成，就因为上面好听假话，“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于是说假话乃成为时尚，连篇累牍的白纸黑字，究竟讲过多少真话？现在有不少刊物是靠飞仙剑侠和曲折离奇去吸引读者，这自然是一种左道旁门，不足为法，但清朝严酷的文字狱使乾嘉学派一头钻进故纸堆中，趋利避祸，见机而作，现在的飞仙剑侠，比之专说假话，以教条训人者，恐怕还略胜一筹。

厚望之二是希望有一点浩然之气。所谓气，实际上是一种主观精神世界，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恐怕就是一种不怕牺牲的精神。从来文字贾祸，史不绝书。苏东坡先生就是因为一首咏桧树的诗，被人无限上纲，向皇帝老子告密，被抓去关了很久，虽然没有送命，而且那时还没有“右派”和“反革命”这样时髦的名词，但也毕竟贬了官，弄到一个小地方去做团练使了。至于明清文字狱的严酷，一字之误，祸延满门，庄廷铨、吕晚村辈的遭遇，不是大家谈起来都为之色变的么？现在当然不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不过，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同样的道理，只要有真话存在的地方，帽子和棍子也不会完全绝迹的，否则也就不成

其为社会，不成其为人间了。真善美如果没有假丑恶作对比和反衬，怎样能显出它的真善美呢？

办好一个刊物，办好一个想说真话的刊物，重要的是要有一点不怕牺牲的精神。编辑不是官，不怕丢掉什么乌纱，但有时横逆之来，也常常是出人想象之外的。记得有人曾经提倡五不怕的精神，这种精神，非常重要。龚定庵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比诸葛亮先生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更进了一层，因为这是死而不已的。

现在正是文艺界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向前飞跃的黄金时代，一个刊物诞生于此，也是一件大事。苏东坡说：“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我希望它永葆这“一点浩然气”，使快哉之风，吹遍大地，使每一个读者读其文时，都有“快哉”之感。

（载《艺谭》）

“周末”起源

现在，周末版非常行时，大城市有，小城市有，南方有，北方也有，你讲吃喝玩乐，我说花鸟鱼虫，总之，娱乐性和趣味性，要高于政治性。记得抗日战争后期，重庆很多茶馆贴一告白曰：“此间只谈风月，莫问政治。”可见其时远无今日人之头脑“拎得清”，堂而皇之，有伤大雅，而且传为话柄，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逃脱也难，岂有今日“周末”之潇洒哉！

我当然不反对周末版。说起来，我还是“周末”的发明者，惜乎当时还没有专利局，我也计不及此，没有申请专利。不然的话，说不定收收专利税，也可“麦克麦克”（按：此系上海话，意思是指钱很多很多），胜于什么高级记者之类多矣。

话说1948年时，我初到香港，原先是讲好到一家报社中去打工的，不料与先我而去的朋友一谈之下，才知革命云云，只是赵老太爷们的专利，别人是不得染指的。于是我只好知难而退，另谋吃饱肚皮的出路了。一日，正在华人街的老正兴饭店吃饭，碰到了桂林时的同事胡希明，他正在办一份《星期报》，每周一期，对当时纷纷涌入香港的白华，尽口诛笔伐之能事。他老兄一见到我，拉我到《星期

报》去做总编。不料我一去，那位“所有人”李奎先生立刻不干了。因为原先的总编李子诵先生是他的叔叔，我忽然轧进去，岂不要肥水流入外人田，虽说李子诵先生那时是到北平去另有高就的。

所有人不干，《星期报》自然关门。我做了一期总编，又要另想办法了。这时，胡希明找到了夏衍，打算另办一报。可是办报要钱，那时香港政府就要收三千元保证金，哪里来呢？后来由聂绀弩找到他的一位老乡戴经尘，出资三千元，才算第一步解决了这个难题。可是办一个什么样子的报呢？

有一天，我们在皇后大道30号夏衍那里商量报名。

商量来，商量去，要求报纸具有战斗性，但名字可以灰一点。我这个人有点冬烘，也有点顽固，提了不少报名，夏衍只是摇头。后来我有点开玩笑地说，既然是每周星期六出版，就叫周末报吧。不料歪打正着，大得夏衍之赞赏。1949年5月，我们就在香港办了一份《周末报》。当时，大陆上当然还不懂得“周末”。而解放以后，大家更是面孔必板，报纸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稍有笑容，必定大受批评。每一个编辑、记者，其实都成为宣传干部，上面说什么，他说什么；上面不说，他想也不敢想，循规蹈矩，谨小慎微。但即使如此，也还要搞个“舆论一律”，使大家心里有数，不得越雷池半步也。

现在到处有了“周末”，笑语喧哗，生民尽乐，这自然是一种进步。不过我也总觉得，给大家吃糖，固然不是坏事，但从一个人的营养角度来看，甜酸苦辣，要什么都有点才好，偏食往往会得出不好的结果。有一次，医生检查出我的血糖高了，可能得糖尿病，问我是不是吃糖多了。因此我知道，吃糖多了，并非好事。但我们新闻界的老前辈赵超构先生，他的办报方针就是软些、软些、再软些。